

·祝贺师昌绪院士 80 华诞·

## 师先生和《自然科学进展》

田中卓

(北京科技大学,北京 100083)

从 1984 年起,国家计委分两批建设 15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,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。这批实验室是通过专家评议择挑挑选出来的,师昌绪院士是首席评审专家。在高层策划时,师先生提出要为这些实验室办一个刊物。于是国家计委发文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(以下简称基金委)做实验室定期评估并办《自然科学进展》(以下简称《进展》),基金委为此设立了实验室办公室做好这两项工作。

按国家计委文件,对《进展》要求很高,要求办成“内容丰富、高水平并具有国际影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”,因而必须征集优秀稿件,同时办中、英文刊。1989 年 10 月开始筹备,师先生亲自兼任主编,邀我协助办理。

办刊涉及征稿、编辑、出版、发行等大量工作,而基金委不可能设立庞大的机构,所以第一件事是由师先生约请科学出版社社长苏世生同志会谈,决定通力合作,把《进展》委托给《中国科学》、《科学通报》强大的编辑班子。基金委设编辑部管理征稿、审稿并决定取舍,科学出版社管理编辑、出版、发行。这件事得到科技界的热烈支持,许多老科学家不但为《进展》出谋划策,还送来了一批批优秀稿件。

师老亲自部署,物色第一届编委人选,他把各有关部、委和农、医方面主管学术的领导人请来当顾问;基金会各学部帮助邀请的编委都是学术界知名人士;后来又请来一批国外知名学者,组成了国际顾问委员会。

1990 年年底,《进展》试刊期间,正好赶上期刊整顿,国家科委暂时停止审批新刊。可是《进展》要在 1991 年正式出版中、英文刊,没有办好准办手续,就不能在国内、外发行。在师先生的努力促成下,并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,终于使期刊得以正式创刊。

期刊办起来以后,扩大发行非常重要,当时的《中国科学》编辑部主任朱咸滨同志建议我们办邮发。我们走访报刊发行局,他们有他们的难处,他们说:“人手有限,任务很重,另散发行打一个包只拿 1 分钱,实在无力接受新刊了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又是师老亲自写信给当时北京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陆宇澄同志,编辑部朱文瑜同志盯着这件事,结果拿到陆宇澄同志的批示,要求作为重点支持《进展》的邮发,使《进展》中文刊在国内的发行量翻了一番。

国外发行更加困难,我们以师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、《进展》主编的名义,向世界上许多知名的出版社写了信,要求代理《进展》的国外发行。但当时西方经济增长率下降,国际出版界估计期刊发行量会下降 15%,所以他们都回了一封客客气气的信,表明发行综合性和地区性的新刊无利可图,不想在当时介入。在很困难的情况下,突然出现了一线曙光。第二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使用了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,在筹建过程中,每年召开工作会议,除国内专家外,有世行专家参加。1991 年成都会议,世行专家 Beamer 先生专程来访,他见到《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》,很感兴趣,他说他正要在会议上强调信息交流的重要性,想不到你们已经办出期刊来了,他问我们有什么困难,我们提了国外发行问题。由于世行也支持科技信息交流,和出版界有联系。他带走了一些样刊,回到华盛顿以后,和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 Taylor and Francis Ltd 的总裁 Selvey 谈了此事,对方回伦敦研究后回信表示愿意合作,而且对期刊走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意见。当时,发达国家的科学院对苏联解体后苏联科学院的处境比较关心,在德国为此召开国际会议,师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列席会议,他就决定顺道到伦敦和 Taylor and Francis 会谈。他到伦敦后,突然发烧,吃了自备药,又引起药物反应,不思饮食。在这样的情况

本文于 2000 年 12 月 7 日收到。

况下,他本来可以告诉使馆,住进医院,但他仍坚持和 Taylor and Francis 会谈,达成了—个原则性的框架协议,后来由我去完成合同文本。当时,他已不能在国外久留,我们收到他从伦敦发来的电传,到京日期明显错了1天,可见他长时间发烧,已影响思维。我和给他开车的王师傅商量,决定提前1天去机场接他,接到他时,他已经行动迟缓,疲惫不堪,在车上他说:“这一会真想到要回不来了”。一位年逾古稀、德高望重的科学家,为了弘扬中国科学,鞠躬尽瘁到这种地步,我每次谈到此事此景,不禁泪下。他的这种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们,期刊虽然难办,也一定要把《进展》办到国际科学社会中去。

师老非常关心下属的成长,《进展》创刊后不久,《中国科学》40年庆典,师先生要我替他去参加,而且给我一封信,要会议主持人把我引见给科技出版界的要人,可见师先生对后人的栽培,用心良苦。顺便提及—件事情,可能对后人认识出版事业的重要性有点帮助。那天,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同志致词肯定《中国科学》的贡献以后,突然发问,有没有从《中国科学》创业时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老编辑在这里?那位老同志非常谦逊,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,光召同志请他站起来,大厅里爆发了当天最热烈的掌声。说明他献身于这个光辉的事业,人民不会忘记他。师老除了关注科技发展的全局外,也非常重视期刊工作,他曾说过,基金会办刊,涉及科技领导问题。虽然《进展》还远远不能像 Nature, Science 那样,指点科技发展方向,但师老是要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的。他办了许多刊物,担任工程院副院长也主管科技出版工作。

期刊办了一阵子以后,师老看我还比较卖力,就叫我当编委,后来又叫我当副主编,我说:“不必了,我已离休,个人的事已画了句号,能在您跟前做些有益的事,已心满意足,决无名利之想”。但他坚持要这么做,对我说:“办好《进展》,在你的一生中也是重要的一—件事”。后来回味这句话,觉得师先生纠正我无职—身轻的态度,我以基金委的客人自居,发挥余热,做—点算—点,不负什么责任。从长期的接触中,我感到他的人生态度,在为—人民服务的过程中,只有生命的句号,不会在有生之年对能够承担的责任画上句号。这就是我们劝他年事已高,应当节劳时,他常说的诸葛亮的名言,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看来,他在向我压担子,从此以后,我感到《进展》的好坏,我有责任。

办刊一定要提高质量,使之能被国际知名的检索系统所接受,科学家就能检索到期刊中的论文。对基础研究来说,最重要的检索系统是美国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(ISI) 建立的资料库,它的主要产品分内外圈,内圈吸收 3 000 多种期刊,称为 Science Citation Index (SCI),每季向订户送光盘;外圈吸收 5 千多种期刊(包括内圈),称为 SCI Expanded,简称为 SCIE,每周向订户送磁盘。从 1991 年起,我们和 ISI 建立了联系,寄样刊给他们。开始时,他们回信对新刊要观察—段时间,18 个月后再联系。到 1995 年第 3 次联系时,被接受的可能性已经增大。师老趁黄孝瑛同志赴美探亲之时,委托他到 ISI 访问,促成了这件事,ISI 决定于 1996 年起收录《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》进入 SCISearch, Research Alert 和 Current Contents/Physical, Chemical and Earth Sciences,这就是所谓的外圈。从此以后,凡登在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的论文,全部进入 SCIE 磁盘。

由于 ISI 的知名度很高,各国在其中所占的份额成为该国科技实力的标志。国内过去比较重视内圈,因而许多单位都不承认登在外圈期刊中的论文。ISI 官员认为他们收录的期刊,不论纳入 SCI 还是 SIE,都是优秀的期刊,国内如果不承认登在外圈期刊中的论文,还会有谁向这些好不容易被 ISI 接受的杂志投优秀稿件呢?因而我们认为国内必须承认外圈期刊。在师老的支持下,我们于 1997 年 2 月 13 日、2000 年 2 月 24 日两次撰文刊登在《科技日报》上。这个问题现在已妥善解决科技部信息系统虚怀若谷,倾听大家的意见,认为从事物发展的观点来看,目前有必要把分析范围扩大到 SCIE,决定从 2000 年起,同时发表对 SCI 和 SCIE 的分析报告。

师先生平易近人,知人善任,对下属关怀备至,重要的事情,事必躬亲。我这个人直言不讳,在他面前,我没有说过《进展》的好话,总是提这样那样的问题,有的主意是要得罪人的,他听了以后,只要言之有理,就鼎力支持,有时,早上提—个问题,午间休息时,他的亲笔信已由秘书送给编辑部了。

值此师先生 80 华诞、《进展》10 周年之际,我愿意把《进展》创办时期师先生的一些事情写下来,作为精神资源,代代相传,希望后人像师老那样,不是从职业的角度,而是从国家的事—业的角度,参与期刊工作。